

姐 妹

沈 立



總聽說姐妹情深，一般來說，姐妹間彼此體諒，相互照顧，那種溫暖深植人心。可是當現實背離了親情的時候，傷痛更令人深感不值！

穆家姐妹從小住我家隔壁，姐姐是穆伯伯大哥的女兒，因為大哥離婚另娶，置嫂嫂侄女於不顧。穆伯伯宅心仁厚，隨部隊離家來台，把侄女一起帶來。到底是穆家人，自己的獨生女兒也好有個伴，為報戶口，侄女稍長一歲成為長女，獨生女便成了次女，這一份善意鄰居們都稱道不已。

剛到台灣，家父接任壽山北側桃子園的營區，把開墾操場的大樹砍掉，而連根拔起的小樹苗扔了實在可惜，便連夜去拜訪隔一條馬路的「海軍子弟學校」校長安世琪先生，應允派士兵去為學校遍植小樹，桂圓、芒果、楊桃、榕樹都遵照安校長的旨意栽種；也把大樹斬斷劈開，送給學校伙房做柴火，憑這一份交情，奠定了日後讓我們臨近的陸軍子弟，都很自然地可以進入「海子」就讀。

民國三十九年，二弟沈達讀二年級，我和小穆姐讀四年級分在甲乙班，大穆姐讀五年級。順理成章，作息一致，一下子就熟稔起來。那些年軍人家庭生活清苦，家家養雞養鴨，還一同清早去農田草地撿拾蝸牛，反正大家都這麼過，也就更加自然親切。

穆媽媽是山東人，只要做饅頭包子餃子或蔥油餅，一定給我們家送來一份。我家媽媽只會做些湖南吃食，會把米磨成米漿，倒一層在平盤子中，用開水連盤燙熟，涼了後自然和盤子分開，切成麵條狀，送給穆媽媽，各家自行更換各式不同的湯料，置入米麵即成。我們早起去撿蝸牛時，偶爾在田間會摘回一大堆馬齒莧，媽媽會揀除雜亂的、老掉的洗乾淨，放在開水中燙熟，擰乾水份，用竹盤子曬乾，拿來切碎燒肉，沒有了原來的酸澀味，挺像買來的梅乾菜，卻更加香潤可口，還不必花錢。為了讓小孩變換口味，也把糯米磨粉做成甜、鹹不同的糍粑，像做蔥油餅一樣煎(也可以用蒸的)來吃。兩家就這麼交換著這些南方、北方的食物，也互相學習做法，好像我們長大後，吃的東西多起來，就都少了做食物的興致，反正什麼都買得到了。不過回想起來，那樣的日子，更增添了許多生活上的樂趣。

「海子」畢業，都順利的進入「海青中學」就讀；我和小穆姐讀初一那年暑假，穆伯伯調到台南的陸軍砲兵學校當教官，小穆姐便轉學隨父母搬去了台南。大穆姐已讀完初二，只剩下一年，便決定留在「海青」住校，待初中畢業考進「高雄女師」，從此學業生活都完全自理作主。而小穆姐初中畢業後，也考進「台南師範」；姊妹倆都作了老師，這在當年是減輕家庭負擔最好的途徑。

畢了業都如願以償，大穆姐申請到台南任教，小穆姐來到「高雄商職」教學；然後各自走上婚姻，那年頭一切都如預期，順著走理所當然。大穆姐嫁了警察，生下一男兩女，有了自己幸福的家。兩岸通航之後，回山東把老媽接來，而戶口上又非得從穆伯伯家遷出，自立門戶，小穆姐回歸長女。大穆姐的媽孤家寡人，在大陸被迫改嫁，之後也有生育，來台後一心只記掛那邊的孩子，把大穆姐當成了提款機，三天兩頭往回寄電視冰箱，大三件小五件的，母女間漸生嫌隙，說來親情兩字還有得琢磨。老太太雖說命苦，卻也活到一百多歲，辦完了喪事，才減輕大穆姐的負擔，退休後走進書法、佛教的修行。

小穆姐也很順利，生了兩個女兒，丈夫經商。我從「中國造船」(台灣造船前身)退休前，其夫以廠商的身分往來，經常有機會相遇，偶爾來我辦公室坐坐，卻從不談穆家姐姐。後來才知道已經離了婚，小穆姐頗有能耐，竟在「雄商」執教 23 年後，申請了加拿大移民，將父母女兒一同遷往多倫多，謀得一份簡單糊口的工作，展開了一家人的新生活。這些年退休後常常回台，除了探望親戚朋友和同學外，也為穆伯伯領取軍人退休金的十八趴，穆伯伯與穆媽媽雖然已經不在，錢也不多，長年累月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，對小穆姐來說，該是父母留給她這獨生女兒的。可是前年回台，小穆姐臉上少了笑容，我特地為她做的粉蒸肉及蔥烤鯽魚，沒吃兩口就放下了筷子，問她怎麼回事，她長嘆了一口氣，緩緩道來。

穆伯伯的存摺圖章放在大穆姐家，竟然被姪兒提領一空，大少爺已五十來歲，沒有工作不結婚不說，還啥事不管，整天開著名牌車到處閒蕩，阿姨問起

存摺，一言不合竟然大吼大叫，甚至要對阿姨動手，這種事不由得不生氣吧？

穆伯伯一生軍職，就只留下這點積蓄，小穆姐說孩子不懂事也就罷了，大穆姐還理所當然地袒護，怎麼不叫人寒心啦？

這樣倆人到了近八十歲，姐妹再也做不下去，從此不相往來。今年來台，就在老同事、老同學家輪流作客，就當沒這個姐姐吧！那個家再也進不去了，因此我們都不再提及。小穆姐從加拿大回來前，說多倫多買不到嫩薑，想吃醋醃嫩薑，我回她 Email，趁有嫩薑的季節，醃幾瓶存放在冰箱，待她回來，盡她吃個夠；外帶年初醃漬的蒜瓣，也都已酸甜可口，讓兒時從穆媽媽學到的山東美味，滋潤一下小穆姐這幾年苦澀的心靈吧！

